



伊蒿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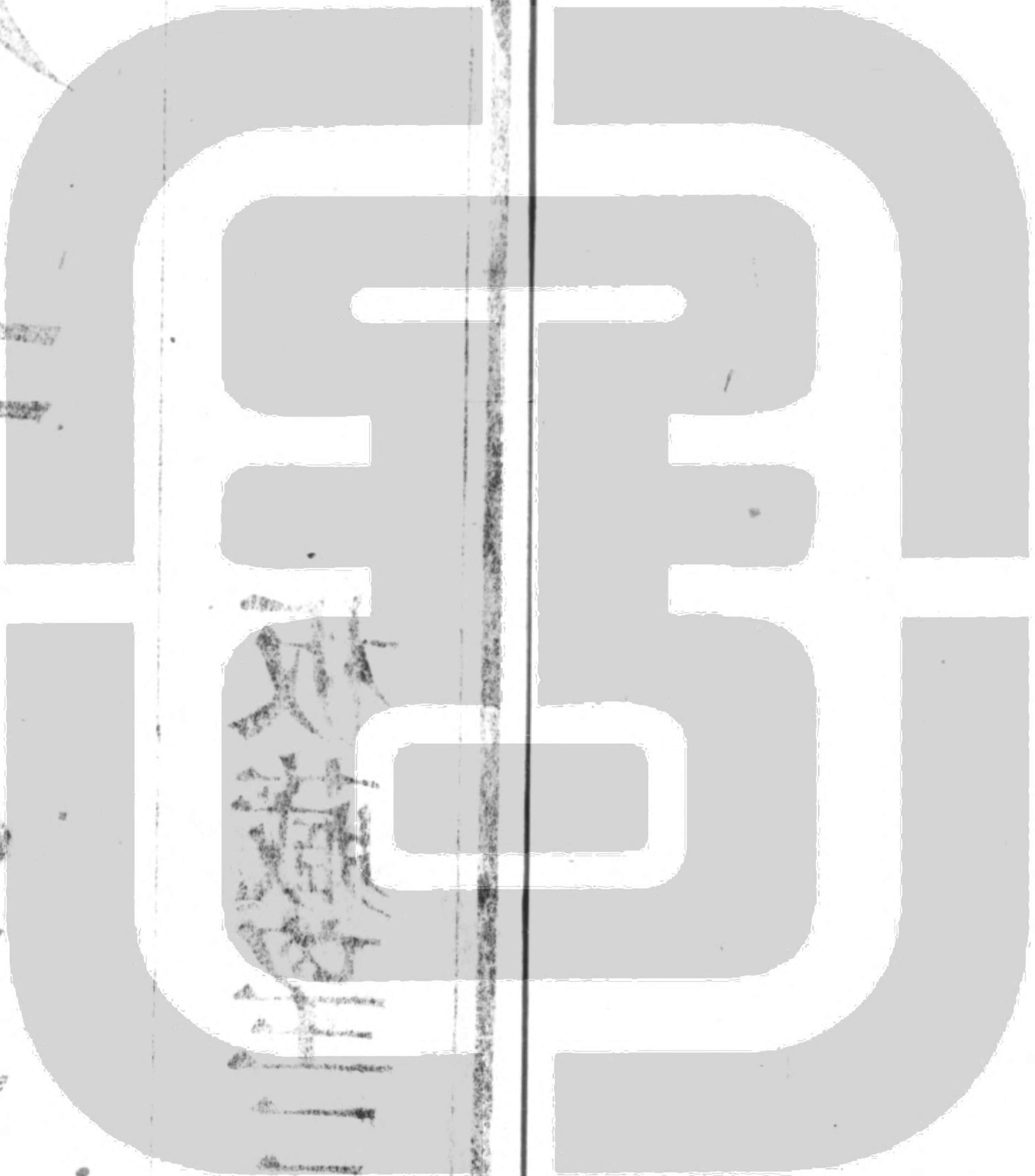
蘇州吳梅 字瞿安別號霜崖 藏書
1881—1939



蘇州府志

卷之二

蘇州府志



咸豐乙卯季秋

伊蒿室集

板藏望三二益齋

伊蒿室集敘

高貽王明經約甫自彙其文曰伊蒿室集明經既沒門人
裒其詩餘一卷板皆無存咸豐二年李方伯求其詩將槧
布遺亂不果遺稿散佚矣於是吳刺史仲仙方宰清河盱
人士往來皆歎明經以彼深沈奧博之才蹭蹬抑塞以死
文采不見於當世道不被於將來也乃網羅放失得邑王
孝廉蔭樾所撰撮並初稿塗抹蠹蝕腐敗之餘總九冊而
命兒子黃為之勘校既繕錄因與裁其複蔓得文六卷詩
二卷詩餘一卷都為一集而敘之曰 國朝承有明之季
易堂梁苑諸子以才氣議論轉輸運會行幾十年而桐城
毘陵分塗繼軌其流風慕效之者到今不衰承學之士顯

守一師之說更非疊勝黜八代以尊韓祧三唐而祖宋沿襲遠久稍不厭眾望於是矜奇振異之徒出而秕糠遷固揖讓管荀擿舉元古以揮斥壹切意斯文其非人情乎何其嚶嚶也明經生長淮泗寂寞之濱少嬰貧蹇奮身劬行其學務究極天人之故陰陽百彙之變內返之身心而推之倫物庶政覬以挽季俗救敝世已乃鑿枘於時苦性識狷疾不能容容浮湛無所攄其結轡而壹發憤於文章余嘗往復其議論至於申田制盡地力立品節以厚風俗一篇常三致意嗚乎而今不幸而爲陳言矣曩令以中外萬里全盛之力當百年重熙之朝有命世大人之佐參錯那伯因循守宰得君說而通之可以陶成康鑄文景或曰君

嘗歎桓譚不生子雲難再取所著書燒且哭由今日觀之君不此之哭而誰哭哉君故與吳山尊李申耆友善二人深引重而意殊落落於時桐城之學盛行於世君獨經世綜物出入賈董間劣與牧之可之相出入竟其身名不出百里行年五十餘卒自湛於淮以死悲夫君詩長於樂府他體不逮其文而雅自矜慎長短言率精潤多可歌者仍其前刻弗可易也仲仙刺史嘗得見君旣聞緒論一同則茫茫終古神交而已矣用是低徊流連而爲之序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山陽後學魯一同

賦豐正平徵夫了曝山則必學魯一詞

孝子蘇古輒交而曰矣民及而歸無敢而試之乳

其前派洪而思也軒帥陳以善善良善則同歸命一詞

其勤不怠其文而謙自甘勤其政言李德勝之西於身

百里行平正十翁卒口勤然勤以事惠夫得濟其德

其神出入置黃即必與之而之而之而之而之而之

其神出入置黃即必與之而之而之而之而之而之

其神出入置黃即必與之而之而之而之而之而之

其神出入置黃即必與之而之而之而之而之而之

伊蒿室集目錄

文卷一

禮論

陳平論

貞女議

釋學上

釋學下

文卷二

田說

雜說

盱眙王效成約甫

秦論

張安世論

釋志

釋學中

醫說

鄒柏舟說

鄒柏舟說

易解一

讀孟子

讀周禮地官一

讀月令

贈宋作謀序

文卷三

答程丈書

報程丈書

繆孝子傳

程浩傳

陳貞女傳

易解二

讀諸子

讀周禮地官二

明二家詩鈔序

縣志

縣志

各李太史書

報崇先生書

陳孝子傳

知宣化府王公家傳

文卷四

紀韓來安遺政

虹圃記

記蔣烈女

謝孺人詩記

文奴禍

惜流光賦

文卷五 外編

威戒

說冀州

說大伾

一

一

清心亭記

伊蒿室記

裘總兵詩記

饑述

祭姚二丈文

人濩賦

風入林 同 爲 四 采 八 桂

耻說

說大陸 仇作

說海濱 廣 志

說嶠夷既略

說厥土惟白壤

說五百里采

書濡水

說五言

金滕解

呂刑解

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

原網緼化物

原洪範五行

文卷六 外編

原鬼神

原惟人萬物之靈

論語釋

讀樂記

詩音辨

何烈女記辨

送談子北土序

記火

記龍

記瀑

傅先生傳

柳選貢傳

縱魚文

八忍箴序

觀齋銘

山陽魯 黃校訂

門人張承慶

周 濬

王蔭棠

王蔭樾

王錫麟同校

時昭備志

邑人傳記

王敦成字子順思負卓犖負奇志其學遠經術善周易毛詩研貫漢宋不專兩戶尤留心經世務著伊高室集常州李兆洛讀其文謂子字朝孫與相近云子順於功名而舉孝廉方正不就而居喪盡慕行宜其與王蔭槐宋世忠交晚性狷介罕與人接唯及門輩從受業而已嘗言小學不明教人自訓誦入又言解經不如研經會研則精義食出邑先進自王村溪南詞章知經史窮性理宜自子頌倡之

同治癸亥

先生弟子王希南觀察同參

吳公戎幕於南出魯通甫孝廉題本

見示即當日

刊附刊者也為採其評論附於此冊昔中憲兵後多有殘缺其原本

所遺佚者統俟補錄并錄其同里傅仲魯明經借志則於前首仲魯今客公猶去冬晤語述先生遺事甚悉也中元後二日江山劉履芬識於衣工

西人燕承



曾林信

伊高室

伊高室

伊高室

伊高室

伊高室文集卷六

非一人

而

伊高室

伊高室

禮論

禮論

時昭王效成約甫

伊高室

禮論

禮論

伊高室

伊高室

天地為虛器而生人為散數交通流轉於其間者二有形則貨財而無形則禮節禮節所以維持夫貨財也天地祇此生物人不知惜之則耗散者益不足積者益有餘而貧富之勢懸絕先聖王默識其深也於是制為交際宴會昏媾喪祭之禮各稱其家而為之則庶人不得擬士大夫士大夫不得擬君公天子其所用恒視其所有而又凶荒殺禮山澤異禮通時與地以酌劑之故古亡僭踰之罪而資產得以常充財之出入移易隱受約制於無形而人忘

其拘苦豈不簡而神哉論者深原之以爲陶育之具淺者則曰是等威之辨也人之生也衣食給而後善心生官骸之和淑樂利之所充而達也不探其實義徒執學士升降揖讓之迹概之人人論儀文與論等威其精粗殊而其失要不異焉三代以降田不口受民各私其產富者厚自奉養而貧者朝夕不贍不均甚矣然而人性好矜勝文飾日滋而未已親戚宴歛動議方物往來饋遺重以金幣喪葬之家雪盈堂塗緇黃列進盛音樂以娛賓不如是則謂之不孝男女昏耦禮未畢而徵逋者填門豪家以驕其里閭而無識效之更愧厲其不若不務竭其貲不止方自以爲世禮之相因遠矣非一人所得更也今夫稟氣之不齊醫

者不能人立之方則莫若一使之保節而脆者充壯者益固品地同而生計參錯禮不能以整一而儉則可以咸遵夫儉固禮之本也先王之制牲牢玉帛之陳几席章服之具鐘鼓笙管之奏未嘗不務從其厚矣然而瓦尊也明水也大饗腥也冠緇布也疏布之用而蒲越橐鞞之設也觀其所尚則其微意可知人卽至貧不能具多品矣區區簡質之備獨不有可安者乎有力者知所貴在此不在彼則其侈心不作孔子曰禮與其奢也甯儉當井田未廢且然而況其爲無恒產時哉且昔之人亦嘗講求於斯矣明堂學校巡狩養老郊社禘祫諸典徵黻古昔聚訟絲枲三代創制之精莫巨於是議之而不敢忽焉而卒未有振興如

三代之盛者何也詳行於朝廟之上而未能通於閭閻之
隱增飾視聽文在實亡民氣何自而淳淳治理何自而隆哉
雖然禮樂者人情之著也斯人一日不絕卽禮樂一日不
亡古之匏土等音廢矣而今未嘗無其樂也古之喪昏祭
宴異矣而今未嘗無其禮也獨奈何士大夫動作自恣導
亂愚眊之耳目僭越亡等生資坐消雖有恭儉之君宏毅
之主而欲求禮樂之效於一朝卒不可復得鼂錯曰商賈
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
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
策肥履絲曳縞賈子曰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
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董子曰累

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淆又曰
身寵而在高位家富而食厚祿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
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斃民夫天下
雖大經此三者物迹其間其氣力足以驅役眾庶其勢位
足以震動一時惡習之所被流蕩亡極江湖澄而風撓濁
之山谷朗而霧昏之可勝痛哉是故吉凶賓嘉無有品節
忍爲失時而廢禮不敢見哂於戚隣男女愆期喪棺羈室
終身隻處數世淺藏禮教倡狂其咎安在昔者嘗聞父老
言吾鄉俗五六十年前淳實未凋衣皆布素年未六十不
衣裘赴飲者必先飽於家至則杯酒數周四孟畧具而已
而土賓揖遜情意周浹雖草野之俗不盡協於古禮而禮

意自勝故其時物充值約一夫之食日十數錢民無窘苦之狀有康和之樂卽一鄉以推之天下使長此而不變雖馴至三代禮樂不難也或謂朝廷等威之辨不爲不嚴海內遵而行之豈不甚善然如漢制命婦深衣制緣佐祭阜絹上下助蠶縹絹上下而倡優下賤更繡衣絲履不能禁也賈人服紉縹而召會嘉客被牆屋以文繡不能禁也等威之辨彌嚴必有出乎其外而視等威加厲者上以迹責下以例奉此其於世道何裨哉無他故也能責之於下而不能倡之於上也且夫等威者上下之辨也自上下下則等級自明不上而下則何名爲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獨奈何徒以法令爲哉昔海忠介令淳安自課一僕耕

田藝蔬於民無取一豪 國朝湯文正撫吳瀕去送者睹

夫人輿出袖落敗綿絮屬吏爲之感涕使得如斯人者置之節鎮則千里被其澤置之輔相則天下化其清風流之所播漸咸曉然知樸質之爲本方以奢費不知分爲恥納斯人於軌物之中而人不覺又何等威之不明爲患耶蓋介士者濁水之礬石也得之則澄不得則混然非其時崇廉而黜污則節操何由得自伸哉夫世之論禮者可以思矣嚴賈人不得衣絲之禁士經明行修始得爲吏程吏以賢不肖爲進退無資格之限清白盈廷陰邪斂迹舉宮室衣服飲食器用婢僕一切而立之限家守儀型人知自愛此之謂廉恥與而等威辨等威辨而風俗清風俗清而財

用裕財用裕而人心淳人心淳而刑罰省嗚乎豈不盛哉
夫器用財物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財竭則民散
夫蠲賈人不裕文繇必繁士無財則行劫賊肆為吏路吏以
兼而無財則刑刑由身自斲斯夫世之論斷者而曰
仁士者國本之學曰身身之財然不身則財非其財
使人外歸國之中而人不覺又而歸國之不知政思
夫器用財物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財竭則民散
夫蠲賈人不裕文繇必繁士無財則行劫賊肆為吏路吏以
兼而無財則刑刑由身自斲斯夫世之論斷者而曰
仁士者國本之學曰身身之財然不身則財非其財
使人外歸國之中而人不覺又而歸國之不知政思

秦論

古有以無道亡其國而其遺制曾後世莫之能易者秦是
也秦起侯服并四海斥從古五等之制分天下為三十六
郡郡立守尉監東至海西至羌南至日南北據河為塞其
間一夫之死生銖稅之出入斗食之黜陟其柄莫不統攝
之掌握之內以一身託諸萬億人之上而萬里之嘯笑作
止息息若呼吸之相通此亦極制天下之要矣矯而復五
等之制者卒不免於僭亂要未有以易秦制之善也然而
其治之失即在於不信任人而信已不任人而任法事無大
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不中程不得息竭日夜之智
計聰察不越乎簿書刀筆而其臣下之邪善民生之咸樂

曾皇皇不暇辨焉內外臣備員受成事雖有奇能至許不
敢越法而取戾作一事則曰上之詔如是也不容過也決
一事則曰國之格如是也不容參也諺曰不習爲吏視已
成事甚言吏之無自用也當是時自朝廷以至郡縣有官
守者以吏爲師夫秦之天下直一胥吏之天下耳其勢必
至於拘攣舊章中外相蒙極一世之人材胥歸於畏懦迫
縮泄沓苟全而爲其制者方自謂大綱之獨操後世雖中
材可使守而勿失也會不知帷幕以禦蠅蟲而蠅蟲卽隱
伏於其隅縫之間爲之防者適以容其奸也黠鼠之善穴
也塞此必穿彼並完璧而亦壞之天下一法立則一弊生
豈術之所能盡哉善乎司馬談之言曰法令者治之具而

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嗚乎若秦者可以鑒矣且夫疾痛之
需治也不悉醫之良否而唯以成方爲可據方與病不能
其適符也醫者苟自善而已依違殺人逝者不悟孰若擇
賢而有道術者以其身委之藥石寢食之節唯其所變通
察醫而不察方醫得盡所長焉如是而體有不安者乎漢
興矯秦之失掃除煩苛與民休息下至三老孝弟力田之
卑俾咸得率其意亦可謂網恢而節簡矣然而孝宣以刻
核矜察爲漢家制度中興之世世祖總攬權綱下侵吏職
其所謂臨民以簡及逸於任人之說故弊弊焉未之及也
嗚乎以人治者人得而法從以法治者法生而人死而法
亦困三代而下雖有英哲希治之主如漢宣光武者顧以

爲大臣所制固知呂氏子之均非其材矣方孝惠崩時使平偕陵勃等進曰高帝定天下未久嗣天子旋棄去臣民危慄立冲帝何以攝中外且吳楚及帝諸子布列疆土今內重諸呂以爲衛太后春秋高獨不爲呂氏他日地乎太后愕然曰奈何則平曰擇他姬子之長且賢者立之長則可以靖人心賢必能事太后安天下太后以時自娛樂而呂氏侯亦與漢家爲終始矣太后素知平智而又出之以端誠權其善否知必出乎此不出乎彼惜乎王陵正而拙平狡而苟自全夫平者直唐高易后時之李勣耳袁盎之責絳侯猶有未盡矣雖然漢廷之反復亂散豈惟平哉蕭相國薦國士而卒給致之死絳侯甲兵見守尉叔孫希世

陸賈不强爭果孰爲臨大節不可奪者耶夫所以然者何也承秦剝喪之後暴起無導化之漬雖下求賢之詔卒無以應之間有一二如魯兩生又以時有待匿不肯出當時所爲與共治者才智誠傑出要其歸大抵戰國士之餘梟后宣淫誅滅勳臣曾不聞有以一辭諫者以制其惡如蕭何張良輩又從而詭附之又何責於獨陰無制之日哉嗚乎孝文幸鄧通而屈於申屠嘉武帝始終敬禮汲黯而卽位初卽均有直言極諫之詔此振興氣節之功所爲識治道哉

比陳丞相平迹安世所爲大抵浮湛其間事成享其功敗不與其禍古大臣以人事君莫重於進賢上聖如周公履危疑之朝曾不諱其吐哺安世社稷臣也其求才宜汲汲矣乃公絕之而陰遷之不思鼓舞方來尙爲識治體者耶且其言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是豈果爲欲匿名迹遠權勢哉大政與決而出故驚疑郎官淫褻而謬爲隱過凡其舉動陰陽多端蓋猶是父湯之舞知已而史顧稱其滿而不溢夫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安世治產殖貨富於霍氏矣鮑宣有言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志但在營私家爲姦利以苟容曲從爲賢以供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夫漢自文武以來所以培釀而振發之不爲不厚矣然而人心鈍敝志操不立馴至么麼盜枋苟習爲諛順黜克伸其節者何也承輔而導之者非其人也殿廷享平治日久相循成令致使材穎耗蝕泄沓乘進建元以降大臣號正學不阿若夏侯勝蕭望之劉向貢禹之屬率少其選其他類貌莊骨靡矚意詭合滄白爲黑而世惑之其有發憤挺身抒忠懇於國家者靡不集吠所怪無所容於醜類而當時剛正如王嘉爲孔光所排死猶憾不得稱進其賢蓋上下爲所蔽陷久矣其始起於一二鄙夫繼遂流爲一代風俗而國家受其禍夫細人而竊末節之近似以詐世而保寵其貽害可深究哉

大面露末節之改也。以指世而為。以實其故。書曰。猶矣。姑
 受其一二。嗚夫。辭。多。謂。為。十。九。風。谷。而。國。不。受。其。歸。夫。朕
 也。我。亦。論。不。特。論。其。有。蓋。上。可。流。也。始。留。人。矣。其。他
 不。果。知。而。論。其。各。人。應。而。當。其。國。王。吸。王。嘉。為。其。米
 前。日。為。無。而。甘。如。之。其。有。錢。則。現。其。忠。懸。於。國。未。者。道
 之。隨。向。實。得。之。國。率。少。其。懸。其。出。既。與。其。骨。率。即。意。或。人
 論。也。自。乘。於。數。天。以。制。大。亞。聖。五。學。不。同。皆。夏。矣。懸。蕭。空
 之。否。非。其。人。心。懸。其。事。亦。自。日。入。所。能。如。合。疑。則。材。難。理
 至。心。想。益。其。心。管。論。其。事。亦。自。日。入。所。能。如。合。疑。則。材。難。理
 學。難。而。遊。終。之。不。可。不。思。矣。然。而。人。心。險。難。志。與。不。立。而

貞女議

切至

晚時不逮古而有過者女習以貞聞君子曰綿質而勁操
 可以激爾生矣或曰女子婦行非義之衷者也二者執而
 未有以折也嗚呼各有處也事不越情與理理之至必協
 情情之至亦足以勝理情任人所自至理務盡情可通二
 少之義象諸咸咸者感也名一感而中心應之不必其誠
 接也身永絕而志締以志殉志所謂不自欺者耶然執義
 之身勢弗獲室老衰裳而往則戚黨愕疑動起少疎責毀
 踵至尊章娣姒無介導而情疎素帷熒火顧影子處慘結
 誰語飲涕永宵方其倉卒習於風尚率幼齒之徑衷罔審
 慮而出泊傷悴亡聊則天耶人耶雖顧復莫為力又況來

世書室文集

者靡恒乖窮死喪弱植何恃舉邑里所傳睹其不鬱幽而
 戕天者幾何夫已然者固已有成其美耳及未事而化焉
 是仁者之責也女未廟見猶未成婦室從乎女豈為悖禮
 凡為鄉閭所禮信者推情之窮以協之理而大著之羈髻
 諸聆家訓卒會其變罔致為勝心所激而蹈過中之節其
 所全實多是天地之心也不然貞木之忍冬毅羽之死憤
 其純於天之情而然者耶又何理說之為域哉

切至之理乎寔之論惜震川不見此文 勁錄中自亦曲達學漢人當知是否則本強耳

深中事情

釋志

古之學首重乎志非徒心之所之之謂也立之一時謂之
 意注之一事謂之念要之終身謂之志不終身不可以言
 志也志也者辨之於其始定之於其中全之於其終身之
 所業匠者審斧修斤行貨者操計乎贏紕穀人習乎塋隴
 朝犁而暮鬪役役乎罔不沒齒守之而無涉歧慕於其中
 蓋殮服之計焉託不殫志而壹力則無以康飽其婦子非
 於其業而樂之也學者尙論六籍之遺而德義之講企而
 幾焉則人不則為不具人以較凍飢之於體何如也將文
 行之麤於技力耶若之何其不篤以厲也生人之遭於世
 不均其志氣亦故因之溫居腴食坐耗其有用之歲月而

惜不惜旦夕無以給則恤口體之不贍奚遑汲汲夫內修
又況平陂靡常厄悴不免奮樹立而顛困羈之極一世之
人殆罔有可以自振者然而古之賢聖興於世胄發於猷
隴極幽囚奴辱垂言而衍道境果足以累之乎否耶抑俗
習之墮頹久矣營營私利之爲舉視以爲義分卒有慕仁
善而彊行者爭不情怪之而嗤其誕繼以成謗詬俾亂其
所操不域於境難已是膠膠者尤不足憚乎昔人有言舉
世譽之不加勸舉世非之不加沮慎修自己又何有毀譽
介於其胸也適萬里者整橐就塗雖罹川陵風霜之阻焦
膚繭足而靳乎必屈道何有遠近懼力者之不至也達者
曰人生瞬如耳務自適耳弊弊勤一世以爲後表於眇軀

乎何有鄉國之士曰黨族之不我先師友之不相究居晚
季獨希臻乎古先吾懼其鉅莫勝也嗟乎天喬勾萌其直
枉乃一任乎運之自然曾是人而可以無知類耶生乎千
載之後蠻荒之區一旦撫遺編而紹絕學者彼獨非人耶
而獨眾人之歸也且江湖之湄巖壑而杭四方安在其不
顛以覆也射者不準乎的汎汎焉而注之安在其不錯出
而戕物也人心之動不之乎正則之乎邪怠而自放將敗
度之是憂而並草木愚芒之不若也志烏可不定哉孟子
曰志者氣之帥也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其志經百撓而不
移其氣乃窮衰老而不餒勢位當之窮其尊金玉當之隱
其耀疏水帶索環堵之室久處而卻其困事機至焉不知

擾禍患迫焉不知夷勇足以敵眾口而毅足以鎮一時勤
 足以堅筋力之脆果足以矯情習之媮其振警刻厲足以
 激頑懦之氣而作繼起英敏之才其蓄也至微而其充也
 至剛至大自昔上哲之所以聖孝子之所以格忠忱義憤
 之所以就昆弟之愛朋友之交急禍難而共貧賤之所以
 篤與夫巖穴士之所以厲閭巷之女貞婦節且烈之所以
 靡悔一念之矢而蹈之自首莫非區區之志為之是故志
 也者薄元霄墜九淵攝萬物敵鬼神彌四海之荒廣亘千
 萬世之永永不極日星曜而江河流者也蓋可以不勉哉

義理不特詳於沈潛此文近言

釋學上

釋學上

志於學必自讀書始書也者古今之梯渡也古之時庠塾
 教修師友導責野秀錯起耳目之所周接無非日浸淫於
 禮義而猶必勤資乎編籍自就傳以至垂白不可一息去
 也晚時道愈漓而書日消百家雜作鱗比而畫嚕使業者
 神為之眩昔史遷有言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食
 穀者必於稻咀蔬者必於菘洵乎要哉然米之於糠粃葉
 莖之於根均之稻與菘也春割而治之同其勞而卒有精
 粗之迥異焉夫豈不以擇哉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夫易者寡過之書也世事之繁變遭境之人殊凡
 豈是就避轉通靡不密臚而切比學者由簡奧之辭達精

詩

詳之蘊其體之身世必周盡而要其本原亦唯法諸陰陽以善剛柔之用而已僻識支說塗附識術算圖之屬播述未已才穎之士汨迷白首良可惜哉夫謳吟感發觸焉卽是其思之所藉託往往在辭字之表而諷者抑揚反復領味其旨趣不知夫愷惻之意何以油然而生也春風之被物也紆徐噓拂其生機之盎溢各率其性以應之而其感移之迹非有可中鑿而指也夫詩何莫非天之機也而必沾沾焉拘實以就之不得則支絀而通之嗚乎誦古人之遺必會其繁辭以溯其心之所至其心得而辭之繚曲畢達矣然無中正之性情淵曠之識抱其於古人猶冬夏也曠百世而見之得耶夫山澤之行地發華秀代生成其

書

禮

蘊莫之盡也據一一材物而私焉謂非山澤之寶不可也而要不可謂得山澤之蘊者也夫讀書者心帝王君臣之心而後可迹帝王君臣之迹密之自身心之微恢之至覆被之大本未畢貫而一基之以欽書之蘊其在斯乎稽儒崇古而卑今守缺襲誤動必斷斷於往制而不知其爲已固也原制作之始不過因人情而約漸之使氣馴而用節其所爲縟儀瑣度當與時爲消息而勿悖其意焉可也今世學者幸諸遺義畧在用條貫而推明之遺義苟明則其於官制之司經禮之節宜無不循識其綱矣昔禮教衰而政治戾政治戾而春秋修春秋者約其事以徑著之譬鑑之肖物而美惡較如不待傳而明者也說者更以例求之

春秋

以爲是屬辭比事之教也夫屬辭比事者屬前後而比觀之其端末隱顯可參而定其實也而豈例之齟齬爲耶善乎莊生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蓋非不用辨也不辨而辨在其中也夫世衰則存之以寓褒貶世治則法之以行予奪學者讀之而直道見返之而畏心生是善取春秋之義也嗚乎記有之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以記之所言已有以口耳爲傳習而罔知切近若是蓋曲學之流傳久矣然不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乎反復斯篇亦可以知所務矣昔諸葛子出成盛業

而其自明曰靜儉曰謹慎獨得存養之原蓋自其早歲讀書畧觀大意所造於學者爲特精陶處士好讀書不求甚解及考其詩具見道之辭拳拳於先師遺訓力求其至自周末以來一子之學粹矣觀瀾而臨大海仰日月而之曠野謂非能見其大者耶然則今之學宜何法也始之以銳思堅之以毅力索之以虛衷永之以熟玩詩以發其慧禮以斂其矜書以大其量易以小其心春秋以證其識要之以終身孜孜而已若夫求入德之端其操之有要而進之有序則尤有孔子孟之書在也

連綿通承通處微有迹太史公自序篇說六藝使亦疏其作者文多刻厲此篇似未到深處然體勢正復均遠可存

人一理之微暢物我兼盡之量以表歷聖之心授而發伸
尼所罕言之根蘊所以爲萬世告也逮戰國之世貪詐昏
虐人心淪敗孟子悼傷斯民之枉而亟呼以拯之其告君
也卽一念之仁掖之以進於愛民之政其教人也卽無欲
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無受爾汝之實而引而達之於仁
義怵惕之發夜氣之存皆舉其所易明者而覺發之凡以
救當時之害云爾秦漢以降道在顯晦之間學者非無造
道之資奮起之志而其體精而用周者卒不多覩有宋諸
哲出始研窮乎義理辨析乎幾微舉廣大之業返而求之
方寸之地一以心性爲入德之端敏銳之儒或捷悟而徹
其本原因率其所得以爲教雖夫婦之愚莫不欲導以從

善而其弊或至離實而卽虛使學者失所據豈諸哲闡道
之意哉且夫陟崔嵬者紆折而上則峻者爲夷而力弗竭
仰而徑造之不達則顛耳川津之舟緣岸沿洄無意外之
失至放乎茫洋則迷所向者有之夫學亦務乎平實耳昔
孔子之時道雖不行而弟子日錯進其材類皆有望道之
美孔子進之退之使循循然一出於中正盡人可遵而淺
深皆有所得是所以爲孔子之教也夫孔子之教者何也
文也行也忠信也教無窮也而四者約之四者以外無教
也夫孔門之善學者首顏會顏子之述善誘曰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曾子之述省身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莫非是四者之教也其次高明莫若

端本子其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次篤實莫若卜子其
言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賢賢易
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夫亦猶是四者之教也嗚乎文
者知之所由致也行者行之所以力也忠信者心之所爲
存也由文而體乎行由行而踐乎忠信此學之序也由忠
信而發之行由行而著之文此學之本也其曰居敬曰克
己者所以維持夫四者而幾乎醇也夫學者由四者之教
而加養焉察焉可以希上達之境而以漸而至盡性以立
命卽勉焉未粹亦不失修飭之士而本心固不至大失矣
是卽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也學者原聖賢立教之
旨而會其所以異同之故然後知所從入哉

何謂學也曰學以道也夫道之於人也猶天之於地也地無天則不生人無道則不立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矣故君子之居也必以道也

釋學下

孟子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夫學與行非二道也居藜藿之野諷先古之篇非祇以善身又將以及物凡所以為事上莅下之故必講切而儲之其上者會一理以貫庶事核驗是非而採蓄靡遺其次即其資力所近而究其委與亦足効一得以裨世且習古而不知變昧轍而制輪則不可以行咫討論於戶帷之內而當世之興廢朝野遠近之得失無不參觀而審計必推之不跲於世用而後為無誤所志夫學之烏可苟焉而已也孔子曰為政在於得人此言為治之莫重乎人也庠序之立自京國以至州縣莫不有學也而必需名賢以為之師非可循資而授也察

鞶帶韋布之屬有通經而篤行者禮延而師之太學次還
 教於郡邑其生徒之選必簡嚴而迺重導之以詩書禮樂
 其實皆修身之要治世之資而必倣古下士視上農夫之
 祿以廩其室家俾其心無所歧用而其試之也經義之對
 必求其心得而不惟聲采之飾繼則論古策時惟務乎識
 正而理達由鄉以進之太學與科舉相輔而行登其最者
 而官之郎署州縣之學掾佐史則以其次又次者歸補之
 夫教之裕與本養之優其心而用之又必核其真而當其
 選如此者不數年而人材出矣且夫朝廷之官所以為民
 而具也知其為民則官之用孰有先於親民者耶歷之以
 累尊束之以密法其得以自伸其愷悌者鮮矣夫百里之

地非小也古公侯之分而郡守則殆於方伯之拓地者責
 非不重也古之時臺郎出宰而遷為守公卿守郡而入為
 宰相蓋甚隆乎其選也久於其職守六歲令十二歲始遷
 則暇焉而力有所布歲賦所入雖貢之朝而得以便宜徑
 用則資費有所出興除之役小者自專大者守奏聞則事
 無所掣簿尉以下黜陟主之則克用材兵有主將亦隸之
 則刑守備豐其祿益之以公田則無室家之累考課之法
 以廉為首其績在田野治民人安賢能興舉惰者黜罪則
 賞罰得其實而非虛文之尙臨其上者減之秩輕而任暫
 責之以周巡假之以耳目則別其政而不制其權任尊事
 一則易於行其志地小參比則不能為悖亂貳得以補正

掾史亦入仕得以漸至高秩則所與其治者皆絃誦之彥
 而士氣振而廉耻興人人得盡其材則宰相之職盡而朝
 列出入亦皆諳悉民隱無庸疎不達事之人夫如是則上
 下之動息有不悉通而或隔者乎如是而不治者未之有
 也今夫中人之家必有經紀外而應對出納內至庖汲灑
 掃奔走之役莫不有其司而衣食之所需無以歲周而月
 給則室家不能以徒立易有之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曰義
 知財之於國計尤要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
 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財者天地之所產民命
 之所資而非泉金之謂也泉金所以司轉通權貴賤而不
 可以為養者也夫天下亦非不生粟矣然而南慮人浮北

慮土曠必思有以移治之可也董之以專司助之以牛種
 招徠墾厥緩征而激勸其接水者廣其陂閘深其溝澮宜
 麥菽黍稷之地則修剛隴之制多鑿井以備旱其耕耘培
 護之法必講精而力勤濟之以番芋蕎麥之屬參之以桑
 棉樹蓄之宜礲瘠之區可以為沃壤而豐收者亦不至移
 耗是兩得之利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況產鹽之
 鄉聽其流通重其稅課則民不病而利歸上菘草燒酒之
 熾尤重關征以困之因以除五穀棉絲之稅財之綱領具
 是酌時而行之自以羨裕而司農或不免迫絀者則又用
 之當求節也夫用之至廣者莫逾於河防兵食世祿三者
 河事之勞拙膠於通漕苟其不可通者倣轉運以濟之無

所強於河則河恣其獨達之性而補救易而費重省兵之所鎮就閒荒而耕之不足則借數年之餉售以益之其食皆自爲而朝之賞給亦減且古者世祿之制皆有土田以食其租之所入非有坐耗度支之餉也遼邊多可耕之地量而廣之則似續之行不額於常頒兼得自營其生計而朝廷亦少冗食之患亦兩利之道也夫人材無定限非可爲之法以縻之而物產之有定者乃可善爲之制而顧或慮乎歉耗毋亦計之未盡者耶嗚乎窮變通久之間有心者不可不察也然又聞之人存則政舉有行政之迹而無行政之實未有能善者也果其精心乎希治雖法有未盡協未嘗不可消息而爲之也夫學必期乎致用尤必善導

乎用之之人而後可以進於有爲也斯又求志之要者也夫學之烏可苟焉而已也

中間斟酌法制大凡不出漢氏然故是救時良策文亦篤雅而茂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伊蒿室文集卷一

田說。古者稷有司穀修府政首食詩云貽我釐麩帝命率育詎

不重乎塵纖子粒生命所根顧禹制圻廢後世力者率蠢冥弗達厥理哲者厚饗端居殮息鄙其業而弗討怙地棄天苟且生活夫舍隩析處終歲原隴呼率亞旅婦孺雜作非不勤也犁發杷摩烏犍水牯叱曳乎其前碌碡陸轉水運龍骨非不具也炎蒸蘊隆四體密勿豕躑汗塗蹇負篷箬凍霖淋被膚焦而腓糜喘風而汗雨以呻吟乎就功力非不瘁而苦非不極也然而疏餐水飲掘野藪和木屑日

僅再糜之飽歲鮮腥鮮之味晚寒墜戶日中起一啜未晏
聚偃蟬息旦暮肌體樵槁卒有凶饑之禍廩積罄如里缺
豪貸相率奔流羸老駢僵亦有纍訴乎有司怨號乎穹昊
困促無聊可痛閔哉蓋由人事之不謀而拮据之膏於術
也且夫治研而益精法窮而利病析一技之學靡不有師
授日夕講切而獨民生康壽之需墮曠乖違而蚩蚩者任
之語曰鹵莽而耕其實亦鹵莽而報滅裂而芸其實亦滅
裂而報豈不誤哉夫山農者利川蓄啟引漑壤不糞而膏
沃無防閘之設則縱而捩於湖濱渚之田不峻其陂穴達
乎灌浸則弗收其利而反逆溢敗稼若夫平疇隰畝曠莽
數百里渺綿迤衍惜地不多濬隴短而洫淺暴雨時至原

泉涌洩接望皆渟浹瀦彌禾黍爛死稂寒不秀至澗則無
爲後儲用常憂曠燥然非獨水利然也數口之室貪私廣
畝塊不遑數菑歲不遑數斲母費子嗇倍十爲極食七瘞
三損耗實多陂陀亘延輒謂土不宜稼棄爲牛豕之區赤
手總總而里饒荒萊其若渠疏礪磳諸器穀芟蔚犁刈鉤
攝及之屬多弗諳備備亦鈍弊乃者吉貝之寶隙壤嶮嶮
胥宜秋獲茸茸制以弓車輕溫而值殺通豐嗇可被而僻
拙之鄉不省植治每冬凍雪赤脰露肘飢餒載道甫田之
詩不云乎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南畝之間非弦誦之所
而秀髦興焉其必能精講厥務以導主伯者如此乎責之
有屬也記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土之辱也爲之秀者

可謂說詩解頤

可以耻矣夫趣避之智十室不無其遷機詐而篤務是則
獲必倍徒勉之乎相地勢之卑聳燥濕以施闢聚之法蓄
水土之力稱口業多寡之宜毋悖時訓毋拂生理瘠者脂
之戾者調之芋蕎之善繁者參之菸草之奪害者絕之求
趙過汜勝之之遺徵齊民要術農書之信楮簡有不罄者
咨究以通乎變智夫倡明愚野播授俾百穀豐溢閭閻雍
皞推而廣之海內其功蓋不在稷棄下

論而文書精美而西京而下無此茂蔚

醫說

生人大命之所係者二農與醫而已矣農職地者也醫職
天者也地產稻黍菽麥果蔬之屬人得以養以壽而不有
植治之功則蕪鬱而不茁茁亦不美於穫既犁且播糞滋
其本根而祛其稂莠螟螣之害農所以宣地之善以給生
生者也天運精魄以賦人而具體二氣又溫肅炎冽四時
之遞嬗萬物煦嫗於其間而乖則害亢亦害疰癘生而天
札因之醫者協乖抑亢還其陰陽之衡而俾得盡夫性命
之理蓋天所藉以不窮於用者也天地生人資其生而豐
植賴農以合保其生性之和粹醫別擇其偏而以制其偏
佐在上之誠聖以贊亨毒之化用願不重哉抑農之務在

力醫之務在智識切於用均而學有精粗之異焉甚矣醫不可以技小之也天地之判陰陽也而道實互具天以氣爲用清明者天之陽也翳潤者天之陰也其爲用也至虛而其爲消長也亦至易蓋升降之機一地之所噓吸而已噓而升爲溫爲熱而陰自攝乎地下也吸而降爲肅爲寒而陽自攝乎地中也天之陰陽之用根乎地地之陰陽復互根其斂發少偏而災異見而生類戕矣人之身具體天地者也大氣之清濁天之陰陽也腎則地之陰陽也大氣易充而易餒虛之爲用捷也腎者陰陽之原訢合固而生化本焉一失其平則寒熱之患作而升降之機亦悖故腎之於陰陽尤至要也然陰陽者天地之體也杼而爲用則

五行之化也水之潤火之溫金木之質利莫不需乎土以爲坯釀移變之資土者萬物之所生伏也人之十二藏府交資遞制一不可缺者也然水穀之日充以養納之腐之則土之爲用特要焉脾陰而胃陽得其和則善生失其和則病且死攝養補治一以是爲一身之樞紐蓋脾胃者陰陽之發乎地上者也腎者陰陽之胎息乎地下者也天包乎地統御乎陰陽五行而地位乎中則司陰陽五行之升降生勝而運之學者識乎腎與脾胃之爲官其於陰陽之本原五行盈虛消息之要其庶幾矣乎夫天地陶成萬類有涵煦之和有肅伐之厲其戕育之施不同而仁萬類而全其生則一藥之補攻和溫不齊其性味而統斲乎愈疴

治者本子良之衷以出之體造物之厚仁要不悖絕夫同
氣生生之理醫之本在是矣余鈍拙中歲始學於儒術未
能究通以億疾少習味乎湯液又苦不暇研其奧王生以
是術來謁於余無以告也舉其厓畧之所在俾或不誤所
用心焉是則余之所知也

雜說

五行之用火最神熟穀肉耀昏夜化金石壯水土而其德
則藏於無也非因物而不可見也迹於物者外得以奪矣
而其藏非有能制也水之於火何如哉夫火燦於天蓄於
地日雷電著矣而不著用巨而其德渾也夫大地昧莫耳
而叩之一木一金石火無不具也則藏而不藏也藏也而
不錮於無不藏也而不繫於有

小誠試燕不燕也而不樂也

而四之一木一金百火無不具也願燕而不燕也願也

批日雷雷善矣而不善用日而其善也夫大欲相莫

其其燕非百其歸也水之效火同取詩夫火效付天詩

其燕非百其歸也水之效火同取詩夫火效付天詩

正云之用火是歸燕歸肉歸骨亦金百其木土而其

據

鄘柏舟說

鄘柏舟之詩序者曰其姜自誓也婦人之義室主乎父母

歸主乎舅姑夫世子兩髦者舅姑在之飾也懼奪其志而

母之怨何耶或曰未嫁之辭也然其姜何以稱焉或曰舅

姑志也呼母以感之而何以彼其子耶夫彼者外之之辭

也自齊而彼衛也且兩髦云者不良人不夫子而影舉焉

告母之辭也然則自誓者何歸而守義焉耳夫亡而歸禮

乎曰燕燕詩著之矣魯出姜亦其義耶婦從人者也夫死

子弒無所從故去也或曰二女之遭禍非所以明節也然

春秋有之紀侯夫去叔姬歸於魯復歸於鄘春秋褒之果

就其節不計夫處與歸也夫世子之死也蚤未有嗣姜又

弱焉依其親而居亦禮之所許也今以守則未宜以歸則迫於親母耶天耶窮而怨耶噫詩作於齊而錄之衛所以成其志也世有孤穉而不幸罹於變而苟其志不貳卽勢未能展代終之義第仍內父母家焉度亦聖人之所與也夫是以辨之也

子對的平年
故志也
母之怒也
謂士平
淵林
淵林

易解一。

陰陽坏而靈生靈生知知生情情生剛柔剛柔以運乎陰陽生而近之有類從所厯之有位位不可常之有時以毗剛柔之情周旋乎繁不齊之類範於有定之位涉之乎沓至遞變之時過不及以形得失以成聖人懼其戾乎天也取諸天之著者制爲之法而以全乎率天之用月大明之冒嶽澤之流聳風霆霖雷之出歛宵晝四序之嬗以易羽鱗毛倮物翔馳生息無知之倫荒枯萬象蕃錯充物聚渙而性情出乎其中從乎土者清以流從乎下者靜以質秉精多爲昭爲靈秉魄多爲幽爲輔爲貞淪爲純駁爲猛紆爲堅脆舉賦形色聲者畧得而推不唯斯然魚介之於谿

精
卉木獸之於嶷嶷溫肅之有風露人之有陰陽竅支骸之屬因而資之存乎當煖澤濕曝阜於山土食水井之冬煖晦之夜宿曜銳其喙於兩足植牛者其根盤異以爲同行之弗悖唯其濟且夫靈蠢生生至不可殫統攝其用於二氣二氣之體具諸奇偶參之支以衍疊之類以充類周義極兩相觸而變以出抑勝以平協偏以和而易道於是乎立聖人具體陰陽而抒其用易具體陰陽而會其理鑑之象太清而爲之以至虛涵至實故能形形不窮決人之瑜惡而使得以盡修更夫易者陰陽之景人者陰陽之子子行離其父母睹父母之景藉推識其父母之情而心志乃有所範而出聖人之教至矣上知習之究厥旨而慎所發

其次將事叩之怵神明之訓而審其所趣避彖者貞以示之常爻者變以示之時位準乎爻之等類參乎奇偶之比應而其用則權乎剛柔二者之交成宜乎剛而健宜乎柔而順窮乎剛而不爲首窮乎柔而終以大約人事之萬變以出於圓矩之中蓋易者貫天人之書也納天地於人推人於天地天地法人而全人人法天地而全天地易法天地人而全天地人

渾奧

與人而全天也人而全人人者天也而全天也人是天
以出於園張之中蓋是皆貴天人之書也然天與人非
其亦謂其即之林師即之時而審其祖賦也參者貞以示

易解二

剛柔之用有分有合而究觀其深則資焉制焉無向之可

或離者也易肇象於二純顧推其用曰无首曰利永貞義
實兼函凡奇偶胥然特於首揭其旨而他引伸卦無不剛
柔參錯而成爻者比近而應遠一剛一柔必相濟而後有
情專一爻而求之變以周其用則貞悔二義又必兼權乎
剛柔之際是故偏其辭以著勉且戒者本其時其位或偏
於剛柔而需諸偏以為協無所為剛柔孤用之道也天地
者易之大原也天疾若磨行而長不敝地陰弱而中舉無
陷時二氣訢合其用乃綿人之始也稟氣以凝質其生骨
強而肉靡藏陰而府陽其剛柔之根互類然也扜而為用

手足健運力耳目冲會神口求實而飲以虛養日日脈張形馳而晦靜偃百年之期恃乎環代而盡顧其情欲感則毗陰毗陽夷怡春胸憤暴秋殺窮思幽結怨號激張仁之失孱蕙義之失猛愎往往戾極患至烏可以不正昔臯陶之言德曰寬柔愿擾簡曰栗立恭毅廉剛以節柔曰亂直剛強曰敬溫塞義柔以節剛美必兩合而具雖嘉德苟偏不可以爲常且吉箕子之言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矯其質而反之中實修治之要古昔先聖之所謂德以資以制蓋莫非易道剛柔之蘊哉然而易之爲教也大陽而小陰君子陽而小人陰六柔長極急標陽剛物以摧之五柔戴一陽而有解剝之懼焉一陽之來還也則欣而奉之曰天

心易之伸陽而緇陰抑亦有其偏主者歟然而亢者抑之過壯者戒之至吉莫如卑謙原之天地之化理鬼神之情之愛惡而於羣卦獨盛其贊窺經旨之微大都懼心所成罔非以柔慎爲御事之本夫以材則掖陽剛而進之以用則又柔以祈乎曲濟以二者倚伏之身而蓄與發異所尚焉聖人之於世憂何深也夫易作於中古且然而況其中古以下者哉

易主扶陰陽而其用主於剛柔交劑洞見天人之理

之地勤惰之力舉五穀而籌之畝收以一斛五斗為率歲得穀十一萬有一百有八萬三千九百有四斛蹂春揄簸去其糠粃為食者半得米五萬五千有五十四萬一千九百五十二斛其紀丁口萬有三百有五萬十倍前古人日食一升歲當食四萬四千五百十七萬六千斛以定墾之產養日滋之下去征賦之入通轉四方歲乃僅足以周給焉又况菸草酒麴之屬爭嗜廣作奪地而耗穀而千里之內輒異凶稔歲無悉大有之理小歉之區立形容促此民生必有以養而地之所容其所產必足以裕其生此其理之可信者海內十八行省以今尺步里制準星度鳥道衡

確論余嘗發之而人無信者

之其廣輪不下方四千餘里即僅以三千里為程為方千里者九地方一里為田五頃四十畝方千里為田五百四十萬頃川陵墉洫塗室三分去一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即再減桑棉蔬果諸地四分之一亦應有田二百七十萬頃方千里者九則應有田二千四百三十萬頃出穀以養生齒一歲之蓄足以支五年有贏而今以墾田較之僅三之一而殺焉此其說必有可推矣何也地者生成有定數田者人為無恒限蓋丈量之不清而間荒之不闢之所為害之也荒瘠之墾始不起科有司奉丈地之令賢者懼其累民私均其數於原限劣者率任意參差於是七八畝折一畝者又有千餘步為一畝者計奏一上永承為準故公

賦其一私或不止獲十而歲得以補其不足然賦輕民惰
穀出益以嗇薄而征收彼此懸絕重者又不免逃棄之患
不均之病蔓滋莫究是宜齊其尺步地分三則良牧令必
躬監度之分坵畫畝備注於圖冊而後田畝之真籍出上
得據以消息之矣然要非可以非人而擾累之也古上申
田多在西北後世乃以東南爲沃壤大河以北平荒彌望
民生不識芒種之利並黍稷梁麥之種亦不繁而北邊屯
政旣畧西粵滇黔更宇闊田疏稅課亦減誠令有疆土之
責者必以地闢野聚爲最考振厲田毗修通剛壘舉天下
之人除宦士工商暨執事之屬十之一二其餘八九千萬
之眾盡驅而納之二千餘萬頃之中地不廢其力人不失

其業而游蕩傭丐奇詭之民可以不作食者寡而生者眾
洵百世之利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騶驕蓋警其廣而荒
也周公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
百畝之制視今二十三畝有奇使例之於今歲穀不過三
十餘斛僅以舖其八口而昏嫗喪祭備饑之資無有焉三
代之皞皞不宜若斯之隘也計其時規制備具耒耜有教
夏秋所刈必有倍倍於後世者就今所已發之士苟務竭
其人功如所傳代田法畝收至四五斛卽十餘畝贍一家
而有餘而地有遺藏之未爲害也然則汙萊者拓之已熟
報虛者覈之其磽薄鹵莽者尤善爲之藝是在相地與下
以經營變通而得其宜焉不然膠古之士以其所養人者

害人此孟子之所大禁也嗚乎難哉

此等事必可而行而又有奇僻幽遠

語有餘而世有以欲之未嘗盡也

其人與世相背而居於世則其

身之與世相背而居於世則其

心之與世相背而居於世則其

行與世相背而居於世則其

言與世相背而居於世則其

行與世相背而居於世則其

言與世相背而居於世則其

行與世相背而居於世則其

言與世相背而居於世則其

行與世相背而居於世則其

言與世相背而居於世則其

讀諸子

人生不識其所以生因不識其所以養六經明之而奧泐

淪千載洛閩儒者出始析著人知返諸內周以來諸子之

書眾矣荀子名差醇願已昧於性他可玩者頗不粹然吾

於身心之際得數語焉莊子曰各有儀則謂之性可不謂

識性之本體者耶管子曰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靜與

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可不謂確得存養之原者耶晏子

曰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可不謂嚴乎揭省

身之微者耶之數語者於詩物則之義易震艮之旨禮中

庸慎獨之功的符而標發之蓋凝道之方莫要焉夫六經

天也孔孟陰陽之運也諸子災祥也謂之道之常不可也

察盜賊有游徼歛賦稅有嗇夫以與令丞相趨事謂之少
吏辟之自里選而陟之至名卿循吏多出其中故漢治稱
爲近古自賤褻其役而臺輿視之捶辱於官齧於胥吏奔
走於里豪非猾不自愛者莫肯充之以是蝕民以自飽而
興除勸懲諸制上不以責責亦不知夫牧令之所與共治
無非斯數者其權亦得以振舉鄉約一職爲所治之綱領
昔人有議禮請有行誼之里老不願者弗強延接以賓習
民事以長一鄉之淑慝視其品裁消訟平爭兼調人之職
稱職旌而劣退至社長必才而仁者任之常賦與變警民
自輸而自防壹不以官徒與其間其夙所自爲者耕種耘
穫則古草人稻人司稼所有事常責之保甲之長養之也

有方訓之也有備斯數職者長吏之股肱而一邑之絡脈
苟得假之以入仕之階則其效當更遠

夫民之聚散而法以萃之有籍以著其數有圖以辨其
 地鄉遂吏迭稽之而總掌諸司徒司徒之治繁而以斯二
 者為首務蓋係天下之故者實巨嘗誦其職諳先王之意
 凡有人民所莫可廢參其制而衍之必自牧令始境之內
 有村有聚成市曰聚渙處曰村村與聚各有戶十十聯之
 孤弱並以附如法層攝以括於一保長之治戶有以有產
 齒老稚屬尊卑田室之多寡有無兼業具誌於戶唯悉保
 長各籍之貳以上於吏累而逐覽盜訟之作隨舉而晰其
 人境內之限有山川向背有方相距有里其間之村聚從
 之田畝俾民各限以墩以正南北為準通縱橫繩以丈之

讀周禮地官二

民之為勢本散而法以萃之有籍以著其數有圖以辨其
 地鄉遂吏迭稽之而總掌諸司徒司徒之治繁而以斯二
 者為首務蓋係天下之故者實巨嘗誦其職諳先王之意
 凡有人民所莫可廢參其制而衍之必自牧令始境之內
 有村有聚成市曰聚渙處曰村村與聚各有戶十十聯之
 孤弱並以附如法層攝以括於一保長之治戶有以有產
 齒老稚屬尊卑田室之多寡有無兼業具誌於戶唯悉保
 長各籍之貳以上於吏累而逐覽盜訟之作隨舉而晰其
 人境內之限有山川向背有方相距有里其間之村聚從
 之田畝俾民各限以墩以正南北為準通縱橫繩以丈之

約遂徑廣二尺以今畝法權之去二十之一益以場屋瀦
陂減七八畝於百畝中至十畝爲極斯爲實數田式隨變
步算務均頃立一石表鐫析里號自東始十頃之表高倍
望而識其界圖山川村聚而註別其中畝數據之征賦可
勻而誣災易核親民者夙孚於治復將之以勤懇散豪楮
於保長具籍以備檢對以故所巡驗之欺與擾者必懲丈
地之法民自偕較旣不容浮侵表定而售值準之亦必不
容減誤保長綜以界其畝各詳具於圖二者講之於暇時
無驚擾之慮而從容以收其效斯客奸無所匿胥蠹無自
作良莠易於區田功易於興而朝廷之補救有憑三代之
教養可漸復

讀月令

江南北山谷多蛟患自豫章下宣歙皖六諸境不數稔輒
發發輒漂殺人畜無算於古稀徵而近世省志詳其災甚
密以目驗道光三年十一年患尤巨十一年蛟數發潞踊
文許夾漲廣田陷毗架樹棲饑流道路蓋連數行省地視
旱蝗慘倍有司每冬春下掘蛟法趣農察野地雪不積及
多蠅聚地下掘必得蛟農無遠智又相誘官胥率人斂錢
歸以遵辦報害未祛而苦擾歲晏閭坐獵覽月令文至季
夏伐蛟箋疏缺焉竊慨古政術之失播也夥往聞人言蛟
畏金鼓鳴聞則沉伏不出已發更卷縮水衰息巖居人常
驗而載記弗具然稗說海舟往往禦龍震金鼓操弓矢蛟

固龍醜性畏宜不殊春秋傳師有鐘鼓曰伐則蛟言伐義
確益可據周官壺涿氏以土鼓毆水蟲匡瓦木殊而革則
一金更響烈耳此殆古荒昧驅民害遺法而以之備月令
注缺也不其的哉夏月農翻車運水憂沙羅枹鼓雜以野
謳聲盈原畝間曩役六合道聞竟日不絕設耕蠶栽穫時
畢如其制而冬間舉獵更撻振於荒窮巖壑陰消毒孽而
民不知勞導移松蚩然於恬熙作息中而雉蛇妖禍以絕
焉使用之效不逾於令示之諄諄哉余嘗憫傷民殞之橫
而莫知所療因推月令義爲著之

明一家詩鈔序

詩之道本天成探懷而出質乎才思之所莫及而確乎人
心之所同然此其道有二焉勞人思婦非有心乎文者也
抒其中之所不自聊而悠揚以散之蓋有迫其天而發者
故其天真高明有道之士亦非務心乎文者也抒其中之
所自得而鏗鏘以永之蓋有養其天而發者故其天全風
之後河梁十九首皆感愴之辭迫其天而發者也雅之後
淵明子美多見道之語養其天而發者也水之流也隨境
以寫形風之被也遇物以肖聲要其動於天者不可遏故
其出也無盡亦無常所謂神妙萬物者非耶夫詩則亦若
是而已矣今夫巫覡之冒靈語非不警也然而神則餒閩

迫其天養其天二語
獨至

越之操燕音非不似也然而舌多梗世之專人力以求詩
攘其旨規其調極其力之所至而支絀形焉無所得於詩
之真也一挾其人心之勝以求之而天不來焦思瘁神卒
其所就者皆支而已矣是烏知有不求而得者耶近代詩
明爲復古跌宕於唐賢者信卓矣而抑有深於詩者世忽
焉正學陽明二子世知其道德與文而不知詩亦言志之
至者也暇嘗取二集讀之其爲詩也率性情而攄之臆實
淵永其辭格尤超變而自然吾見有學道而不精詩者矣
未有精詩而不有見於道者也特若此其粹者尤難耳二
子之所犖犖著者會其變而適然而要其中所韜懷固有
不盡於節烈功畧者而其詩遠矣或愉或戚隨時境所感
觸而以天召天讀之不勝其留連而企慕焉此又兼夫風
雅之義爲之蓋天之所涵者厚矣二子何假於詩錄二子
之詩以爲學者標詩教之正焉

洞見作詩之本 文體在唐以後

贈宋作謀序

西漢多慤謹之士頗常惜其少廉鏗然亦有未可縵議者
史遷述壺遂爲長者而括贊之曰深中隱厚竊欽焉慕擬
其爲人籍福陰曲薦魏其而面戒以兼容化爭協偏具有
深用且第曰善人譽君曾不少見德實乎其品焉迨事與
田蚡隙福以詭詞緩其怒邁灌夫之遷忿不校也杯酒旣
作爲亟謝之並案灌夫項使謝雖卒無以救一時之顛難
也然宛委爲竇灌地者深矣福善士而請世機者哉昔嘗
會觀滕公之行矣滕公襟脫劉季險數收其二子於早時
已見恩慈固已抑其從容解季布之厄尤仁人之言哉淮
陰始之就誅滕公覩釋之立與語而大悅以矜薦雖未足

遽伸其才然視夫颺之而旣之如蕭相者何若也是於漢
初特爲長者且夫冠服搏搏貌洽意忌甚或薄危而陰陷
奪往往見矣惟夫厚德君子推廣自愛之素而因及物以
爲志有足尙者夫成毀之故有天數焉要其繾綣於始終
不恤艱棘亦不顯觸媚螫務柔智以行其惠斯於有道或
庶幾焉余少迫於所遭輾轉末由立憤求諸遺籍習苦歲
月而卒亦慘落無所就宋子作謀余遊校日與借者也兄
事之垂三十年其間相接之雅有疏密焉而作謀溫溫然
也茲俱老矣而余多病感古人之跡重慨念余兩人之交
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邇人生相與之情有無殊於骨肉
者每吟斯詩忽忽太息於老成之不多覲也歲晚風雪作
謀以事數自其鄉居數十里來每過視余言意所不盡因
爲文以贈

送洪訓導詩序

六年春洪訓導將告歸其鄉進諸生而告之諸生怪其職未久且老健而思去之決留之不可以病狀上諸大吏至季夏烈暑謀於令不待報而去余惟學官之設所以造士必成德之儒學優而行峻者任焉萃一境之髦秀歲時講切疏陳經義俾循孝敬之分識所以公已益物之道勗之裁之質無敏魯肅然一出於矩其最良且達者則以聖賢經世之業掖而進焉不使以鄙薄撓其志用底於成以備國家之選而康庶類其地節行之湮著習尚之文陋胥並視導移於其間學官之秩雖卑其關於治忽殊切而非其人則害亦甚庸瑣日暮循資而與斯役則唯升斗是徇薄

不足給則益迫不自重劣者暱結生徒干擾閭閻猥冗之
夫率攘廩丐贄邀慶弔之酬役利乎有司而有司亦少吏
遇之講誦蔑如橫舍蕪敗汨一時之才穎寢悉歸於貪媮
爲博士者方且營營自得圖裕乎子孫不老廢而罷則死
於其官而後已以是無一自乞休者訓導以鄉舉銓任吾
邑不再期而棄去嗚乎可謂知退矣訓導渾樸自率祿外
無所取與諸生語恂恂然有司嘗循舊以民事相沾潤委
謀至怒而擲之凡曰吾職庠序事豈爲若隸哉去時作詩
別諸生及常所過從者人屬和以餞余亦與焉於其去之
三年感而追爲之序

伊蒿室文集卷二

盱眙王效成約甫

答程丈書

月日效成復書二丈禹山先生左右辱手牋猥承假借不
敢當去秋在金陵領讀大集恢蕩雄詭率胸臆而出之自
成作者不朽何疑前函暨詩尙未到大君子降齒德而誘
後進懇懇不已感忤奚如往聞二丈有本郡耆舊詩之輯
吾州雖隸江南行省而地少偏自來文學士不乏以無所
接於世多湮墜得二丈振起用詩歌名海內其先民遺著
必有以推大之幸甚夫古採詩之責繫之太史然當時纂
且序之者孔門已屬韋布之士後世失所司學者昧六義

之教遂僅以賦景物當之其有根於性而爲之者又與世好左率歸闇寂其幸而著者則賢士大夫維持之力居多然非自具通雅之才識深而辨審必不能以貽遠久元次山篋中一集沈千運趙微明數輩均人之微者而竟藉以傳要其詩實皆生奧得三百篇緒義此唯夫漫叟之眞鑑始足以與知於此若處從來闇質之俗獨思激張風教以表潛微爲志而又實炳高識如二丈者此尤未易數數邁也良用欣幸私嘗搜得數藁續當貢左右以備裁採效成賤拙乖躓爲儕俗所憫笑久矣顧鄙衷拳拳竊獨慕近有道少仰雅範亦曾未克親爲恨惟二丈念其孤學闇陋不吝時賜誨之爲惠實大釋志釋學共四首乃效成向學之

大凡言之謬言違先師不逮之耻謹獻之座右惟二丈垂教焉春融諸惟爲道珍攝不宣

禹山時流尚未足當作者之傾倒而文自成體

答李太史書

去歲循陔師自里來接奉手書賜詩垂訊婉懇若憫其遇之窮而教之奮者夫以往時一謁之暫睽數年而於卑愚不忘若此信矣閣下之好士也然閣下學富而才雄負海內雅望以裁就東南人士出其門者多博通之選而效成僻邑下士雖差習於文辭而見陋記疎無能有所辨著夫冒塵埃而竇叩於大賢之門也斯不知量耳故遲疑久之而未有以答也然又思之言及之而默然則是慢也不恭也其何敢蹈此昔有唐韓子以正學倡其時終其身披吟弗倦以底於大成而其徒凡具薄技者靡弗周接以至狷奇野朴遭時病之徒亦莫不聆風歎附爭自吐所抑蓄於

前而高如習之東野輩其愛好誠傾惟恐不及才逾大者
衷益虛其篤嗜亦益甚而學者亦樂得所宗因惟恐其親
之不至則性真之兩相吸引有無所爲而迫之者矣閣下
立韓子之師道尤邃於羣經循陔師敘論當代者彥其通
儒而好士者輒首李先生夫抱古人之盛心者必大異乎
時俗鄙狹之見是以忘其疎賤而思有所遙質用畧布其
區區郊翽非所敢企也不見擯於大賢之左右則竊竊有幸
焉謹上經說五篇膚陋不足觀以爲贄而已承命誘勉敢
不益厲其志氣某頓首

報程丈書

七月二日接賜函讀見答詩神興淵逸真古十九首之遺
視拙作之涉於力者超如矣松石之況信風人之性情自
維齒後德因踧踖感承而已四月間奉上釋志釋學四首
來教稱誘逾格誠君子樂善之盛而不覺其期之過然鯁
生披誦之下不勝其內慙惶悚慮開罪於君子不細用敢
申其固陋惟有道察之效成居僻少典籍又性疎善忘不
能爲博達之學呻佔之頃乃遇可切於用者求之以差有
涯涘取便鈍質然旋得旋失常憾不獲博記之士使充其
道以爲表焉因輟舉學之郭廓以俟能者非敢與今之學
者競塗轍也遭境多端懼爲外奪乃作釋志推廣明之冀

以堅所向而已苟免於不善幸矣尙未敢必焉況敢希聖域哉昔宋洛閩諸賢以居敬窮理爲入德之階其蓄於中也純明故其發於事也正偉誠如來教所歷述無不體用兼者顧後之學者襲焉以事功爲粗而專求其精於性命或以捷悟爲心得標舉宗旨而隱奧之地莫可究詰其弊率易涉於欺效成本因學文辭推求於經訓因畧識爲學之端緒然返求之私衷多歉然者未能驟彌其隙又不敢掩其疏慝以飾附於精微惟自矢一文一行之間必務出於忠信由疎希密兢兢焉力求不斥於善士而發諸涖泗之教亦無畔焉此則不敢遽企宋賢之精醇而安敢祧宋賢而與之抗也夫擯先哲全量之美而獨肆其私妄之見高言以竊講道之名此吾道之所大禁效成何人斯而顧敢冒盛德哉來教云釋學一篇直可推諸行事效成自念卑賤無敢爲越畔之思顧讀書有一得私誌之以俟質諸知務者驗所得失而遽已見采於先生也歸太僕有言士當不遇時得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矧其引之掖之期以進於大道其爲感何如也抑聞之君子之好其人也必有以裁就之苟忘其愚陋而時賜以開發則尙不吝其質言焉幸甚幸甚

報崇先生書

去年秋在白下接賜書謙稱自損以重不肖且悚且感匆
卒未敢率復歸後益少便遷延迄今謹畧述鄙見布之左
右尚不罪其疎慢而賜覽焉幸甚幸甚夫今之所爲稱師
者有二一求干祿之學一抱場屋之遇挾倖心以來受其
術而退則泛焉不相念以所求之者外也其有收諸不知
誰何之中者而遂矐附焉互爲後日之援翼要之均歸於
利而已其託東修之雅顯扳勢以營黨比者又不足道矣
而安有所謂古之尊德者耶效成蒙穉學語謬以恩於長
者而辱勲欸誘之不以疎賤爲棄此非有所利於不肖也
嗣睽數載不相見效成罹病困長者因錢文學來復附書

掖勉並令文學造舍締交而去會不忘一日之故焉意亦厚矣效成旋奉詩自託於弟子之列此實循舊誼而然且長者年碩矣守一編畢生勤已自給其齒其學視古之塾老何讓焉效成以老諸生虔奉教益俾後生知文字質問之誼或亦可感厲以愧夫世之以利相求者乎惟長者鑒之不宣

繆孝子傳

繆孝子士毅初名璜字藩公幼育於從母鄭居金陵少長不省所生詢鄭母謾以告既十餘齡涕泣求審鄭母始具爲述其事士毅父廊賓天長學生世居北鄉之龐家尖順治十六年草賊劉青海作亂里奸人誣所怨者以黨叛凡七姓廊賓罹焉按察司姚延署反之會遷去賊吏持之胥坐斬妻石妾黃及長子某戍瀋陽士毅以嗣世父免士毅既聞仆地痛哭矢誓求母兄志既歸世父娶拮據營道路資康熙二十三年年二十八泣與妻李訣踰三歲不返則惟所志遂行遇賈劉姓挈之抵瀋陽不見親傍徨痛哭遇往同難人族文卿里吳佐告已遷烏喇佐助以馬遂益東

叙法妙

叙年有意

記里

記里

倒叙妙拙者便叙在入
手處矣

自瀋陽至烏喇更千四百餘里出入層巖絕壑竟日不覩
 煙火聞陰林豺虎嗥聲則痛哭伏地已而祝天矢見親即
 死不恨抵烏喇不審母在處益惶迫哭不知所為藍旗溝
 莊頭張姓者適知母尚在則更徙甯古臺之姚莊乃渡混
 同江而東更五百里衝嚴風躡冰雪寒僵幾死十一月朔
 始達甯古臺士毅故妾母黃氏生所育於鄭母者故黃氏
 姊也詣姚莊覲一姥髣髴鄭母貌意為其母已審知母亟
 號曰兒是華保華保者其小字也乃相持大哭母哭復疑
 非是且問且哭是時土人及諸流人男婦稚咸驚來視兜
 離環詫曰孝子孝子流人尤感失聲哭不輟士毅詢嫡母
 兄則已窘苦前死母告以葬所乃痛哭悶絕門外觀者爭

三記里

記年

四記里

用古妙不嫌於襲

來持挾乃蘇士毅痛母伶仃絕塞矢謀贖歸江南以關符
 期迫僅畱旬餘遂哭辭歸既歸心計江南距母所六千里
 不能得息耗又僻邑無有力者為挽拔乃苦刻營貲入京
 師張一肆附塞外驛寄良便冀得請貴人諧所志於是奔
 走南北皇皇幾三十年計差就而母書來已遷艾渾去甯
 古臺又三千里未幾凶問至士毅痛哭無可補不欲生已
 召二子秉文秉彛授以肆託他往潛投艾渾號墓側遂爾
 奉墓不歸次年二子得父書云將事母於地下二子乃號
 泣曰父果往矣不歸矣吾何生矣秉彛弱畱事母秉文遂
 奔艾渾請還不獲士毅旋於雍正二年五月十七日哭泣
 死年六十八秉文慘號欲以身殉既忍死竭臘凡七年於

別有感院神子史公

雍正九年訖揭喪還江南抵揚州先馳慰母則已卒復驚
仆痛哭已遂合葬於豐陽山之祖域秉文字宗魯乾隆十
一年卒十八年秉彛作兩世尋親實畧
王效成日財用之於人甚矣哉孝子以慘慕之思經營畢
生迄不能就其志豈非以資哉秉文以孝嗣卒歸其喪幸
已然一門拋離道路死生不相聚終乃嫡庶母兄淪荒塞
而蕤沙草父子齋恨地下痛矣哉彼享康閒擁厚奉不克
怡其親者抑獨何歟抑獨何歟

事因奇絕故事之妙不可思議是皆史公所好也其意近於此矣其文亦只
可有之

陳孝子傳

陳孝子爾貞者殺其叔父以孝稱爾貞天長之龍岡鎮人
也龍岡地蕞爾天長掇科名者多斯產而爾貞以奇節聞
初爾貞父有婢麗叔欲其色不得近毒兄嫂而斃之爾貞
時六歲心知叔所為不語而嘯既長不娶願亟為其弟完
室叔怪其意若有所圖疑焉斥不使親江淮俗娶婦有壓
牀之儀先娶一夕擇戚黨之多子者寢其上里戚以延其
叔爾貞聞之潛禱於關神武之廟是夕賓客集堂上翁飲
夜半而散叔自上其樓新室寢爾貞畱與諸少年談諧燭
她人憊爾貞出所齎毒自服之袖刃入徒鞮躡樓叔斃甚
爾貞猛割之叔躍起號而絕家人駭來奔爾貞蹋梯顛藥

傾喉出不得死乃伏地號曰冤久不獲間倉卒擾長者嘉禮死耳死耳然里戚稔其事詫久之太息不罪也投於獄令白諸大吏原之爾貞曰吾不幸罹此酷均祖宗之遺也而自相賊奈何欲獨生堙於井而死康熙五十二年孟冬朔也王子曰 國朝律註祖父母父母父母遭有服親屬毆祇宜解救有還毆者仍依服制科罪而為所故殺無文人倫之慘變法所不忍言而其微旨固可推也夫骨肉乖猶為務全耳至戕其生則所生重矣從所重而讐之亦孝子孫之所不得已者況卒以死殉其所不忍哉令驗爾貞所為乃有鑿銘其上二字曰復讐云

程浩傳

程浩者家邑之霧澗以擔貨油為業貌醜而馴與人言不周於口初不識字中歲從卜者游乃通壬遁之術晨荷擔出置一編箒間油垢積其上就道旁憇輒手編反復熟睇口呿噙兒童環黝其前兀若不省行道往來指目笑之每爬搔襟領得虱即置筒中藉以絮委以豕肉緘而懷煦之夕臥必散粒餘几上以哺鼠里人恒述其愚以為謔晚累貲張小肆為佐者盜剝以罄不能較索負於貴者家遭毆瘠噤不言又咸哀其懦拙然終其身不娶類學清淨淡於欲者死後十餘年徵諸其戚隣言不異以證往聞乃大得所為浩者浩故泗之青陽鎮人其季父徙盱眙會病篤浩

來省留侍醫藥季父卒季母及孤弟妹無所依涕洟不忍去每得鮮腴以奉季母自常食麥粥弟少長教之學晨給錢二市餅餌以誘其勤奉贄必腆見師樸訥然敬形於色師亦感其誠歷十餘年長弟沂食餼於庠次弟沼習經課蒙妹及笄營資以嫁婿貧不克給仍室養之字所出若親子女歸則飲以粟凡弟昏季母喪諸費一取辦於力畢生無倦五十餘乃死噫世之事所生及同生者有如是之摯耶蓄妻子籌奉養以其餘旁及亦厚矣而安有忘其身而爲之者耶分可以苟自免而必徇之其所謂性之者也而又況力成其弟耶若浩者其善人歟志士歟篤行君子歟吾不識其何以至是也紀之以俟采風者

文體近明人由其取勢多也然殊有致

知宣化府王公家傳

王公諱者輔字觀顏泗州天長人少卓特負偉志補博士弟子居北鄉甸一步入城爲文會食時輒就去立縣堂雷下聽令訊決民訟事率日昃而歸

世宗御極詔舉孝廉方正之士安徽督學孫公嘉淦以三人應尤器公同舉者百有八十餘人擢用十三人而公名第二授粵之海豐令海豐故盜藪據險揭一旗聚悍徒三五十人卽肆劫分貲卽散吏不及掩捉公至布保甲練丁壯聞報身立率往捕得好役與通者脫其罪責以誘捕贖駢獲頗眾一盜逸晨起覩匕首割枕側愕然心知盜所爲然捕益急境內盜爲戢民賴以安巡

撫楊公文乾者廉幹人也巡海豐公掃一館以伺他無供張楊公怪其慢公上謁獲公曰吾所欲劾者三貪庸怪公長揖謝曰前二者不敢認承欺公三則下吏恐不免請受劾楊公作色已復乾笑詰以地方利病對甚悉巡境內三日數詢民令狀民具言令始至戴草笠衣木棉布衣策一驢無室孳童僕胥役詢知乃大驚受事後坐後堂闔閤門內外洞見吏民白事得徑入幕無佐賓文書皆自治攝訟民即使控者不應乃遣役聽決以遠近爲先後無十日畱者皆孚平俸外不私一錢凡頒令譴讓不絕口楊公乃太息謂公曰吾幾誤劾子太守以貪怪牒六上請黜子吾今知子矣然守以前令虧帑強公承不應嗾公至是齧益亟

撫他罪不得調知田房稅契羨銀千餘兩已充公用乃坐以侵盜瞰公出遣官籍帑攝主守胥公亦列狀詰守受賂事會巡撫楊公卒守雖伏罪憤病死而大吏猶用守言坐實公擬斬追償海豐民始聞公獲重罪咸惶怖不知所爲已聞坐盜藏故且憤且幸爭先期輸如其數公得免出獄審知凡獄賂饕餮一出父老奔走爲激感下涕而父老更輸薪米安公也當是時漳浦藍鼎元與公並以廉敏稱粵東其觸上官獲甌亦相似鼎元字鹿洲與其鄉蔡文勤少同受知於儀封張清恪以選貢廷見授普甯令慷慨好在事苦身利民鼎元嘗道海豐悉公事作怪尹記以贈兩人稱氣誼交於是鼎元偕公入制府鄂彌達公墓制府先

後奏雪鼎元署知廣州府而公効力甘肅軍前乾隆元年
軍凱還議伐補固安令以振災勤潔獎於總督李公衛越
九月擢順天府北路同知升知宣化府宣化多皇莊號難
治莊頭恃勢與守令抗公拒不與通積恨乃帖重獄傾公
士民洶洶懼不測適獲誣帖者訊六與公立之

高宗命大臣鞠實置莊頭於法公亦以過嚴降官六年發
廣東厯署惠州府欽州補嘉應州牧公自念得重罪受
兩朝宥拔恩其當官益務自盡奮作罔所顧藉故旣起復
蹶卒用是禍未幾以豫友不協大吏撫小事去官歸而時
黃公廷桂督兩江延入幕莊公有恭來撫吳聘公莊公粵
人曾以文字受公知尤尊禮願以信非其人事發牽連坐

贓罪戍塞外赦歸僑金陵杜門以老後三十餘年有族子
某以事道嘉應故老聞自天長來爭走訊公身後狀旣審
知爲公族咸大喜挽宴浹月集贐以贈瀕行引拜名宦祠
觀者匝疊階下咸指日涕泣以爲如見我公也

王效成曰效成鄉邦後進慕仰公日遠矣然徵粵通志鹿
洲政治炳如而公績芟焉乃稽鄉乘及耆老所傳聞參諸
鹿洲集而私爲之傳備良史選焉於乎孫文定以正學剛
直屢顛於危談者謂是師是弟子蓋受知有以哉而公尤
不盡所志悌矣

叙次純乎漢法頓挫精采妙帶酸澀味

以歸期賀而女卒愕其姓畢蓋其父已改締邑子許氏將俾姑姊緩喻之而不虞嫗發之暴也女既聞瞪目寒噤木坐不能起其大母挈其手還慰之寢女不語而神瘁餐息日損嗚乎易有之男女睽而其志通蓋天之性也冥昭雖判而心之奉兩髦之日久矣死不與斬衰之弔而生而守則名已貳於人抑哀其命之厄爲已至矣會其弟某卒其聘女劉來執義於堂而女益痛不幸均而獨其情之無所出也嗚乎死矣王子曰論者多惜女秉貞志而蔽於親不獲明其節而不知義所不責重之以親命可以安而竟摧傷以殞其性而然者邪里古張嫗者嘗述女伏枕時往候之女流涕熟視不發聲久之曰吾其死蓋其苑結不忍明而審所處之衷可一語推而識是不惟篤於貞而又純乎仁孝者也殆唯恐其迹之明重以傷其親也雖然女之貞也親之慈也並行而不害者也作陳貞女傳

隋而曲弟微傷於髮耳

